

潮 剧

陈三与五娘

謝 吟改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1236.65

劇情簡介

故事發生在明朝。

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广东潮州，元宵佳節的夜晚，到处挂滿花灯。美丽的少女黃五娘（碧瑤）得到爹娘的允許出來看花灯了。

福建泉州的陈三（伯卿）适逢經過此地，在游街賞灯的时候，他見到了黃五娘和她的婢女益春。因为賞灯、解画、拾扇还扇，兩人都發生了爱慕的心。

这时候，潮州的富豪林大，也到灯市中來尋花問柳，他驚羨五娘的美丽，就叫李姐向黃家提親，五娘的父親黃九郎，也貪慕林家的財勢，就一口答应了。

这对五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不愿配給一个執袴子弟，她爱陈三，她想反抗，但她又感无力反抗，因此，活潑开朗的五娘变得沉郁起來。

六月初夏，陈三要回泉州，又經過潮州，在黃家綉楼下見到五娘与益春在楼上賞夏。五娘又見到陈三了，她驚喜，她要向陈三表示她爱慕的心意，因此，她投下了手帕、荔枝給陈三。

陈三得到了荔枝、手帕，也明白了五娘的心意，但是，宅院深似海，无法会得五娘，只得乔裝了磨鏡匠，希望会到五娘。

不料，在磨鏡中，陈三竟失手打破了黃家的宝鏡，为賠償鏡款，終于在黃家为傭工，从此，陈三在五娘家中过了不少的日子。

陈三虽得入到黄家当傭工，但因九郎家規防范甚嚴，一直得不到与五娘傾訴心曲的机会。而在五娘方面，虽因不如意的婚事而致憂郁成病，得以暂时把婚事拖延，无奈林大催婚，日既日緊，五娘虽有真情热爱陈三，但顧慮重重，進退兩難。

勇敢、热情的益春，她支持、贊助她們的爱情，想尽办法努力促使他俩的关系明确；这中間，經過了許多波折，陈三、五娘才有机会互傾相思。

林大目和五娘訂親后，数次催婚，都被五娘托病拖延了；林大惱怒，便动起官府，限令在四月十八日成親。

事急了，五娘也决心忠貞于爱情，徹底反抗封建礼教，因此，在四月十四的夜晚，陈三、五娘、益春三人，逃出潮州，向福建泉州而去。

陈三和五娘的爱情，得到了美滿的結果。

目 錄

第一場	看	灯.....	1
第二場	納	聘.....	9
第三場	投	燕.....	14
第四場	磨	鏡.....	17
第五場	逼	聚.....	24
第六場	留	傘.....	28
第七場	定	約.....	33
第八場	出	奔.....	38

第一場 看 灯

（幕啓：后台鼓乐声鳴，一片欢乐。）

后台：（人声）好呀！好呀！“仁和境”的花灯到下市头了呀！

（唱）挨呀挨，元宵花灯人爭看，听見馬头鑼，望一望，一对灯笼擺前头，活灯看了看紗灯，头屏董卓鳳仪亭，貂蟬对他假戲耍，吕布气得手捶胸。

（一陣男女笑声：“哈！哈！哈！哈！”鼓乐声由近而远。）

（陈三在鼓乐声中上。）

陈三：（唱）潮州八景好勝地，大街上，雕欄画栋_{（上）}美丽，又逢着，春宵月圆上元節，一处处張灯結彩不夜天。

（白）为因哥哥調任广南，故从家鄉护送嫂嫂前赴任中，路經潮州，欣逢元宵佳節，四处張灯結彩，真是一片好風光也。（边賞边下）

（五娘、益春二人欢乐地上。）

五娘：（唱）進了安定門，來到名賢境，只見人物往來多拥挤。又見那，滿街結綵挂灯屏，火樹銀花，錦綉珠璣。

益春：（唱）紅男綠女，你欢我笑，一个个喜乐洋洋！請小

姐，彎入府衙街，轉出府巷口，緩步到了四獅亭邊。

五娘：
益春：（唱）今夜燈明月團圓，琴弦笙歌鬧滿街市，鬧滿街市。（二人邊行邊看燈）

（李姐上。）

李姐：（白）好燈好月人人愛，上街游賞心花開。（見五娘，趨前）原來是小姐，小姐萬福。

五娘：（白）（不甚理睬）原來是李姐。

李姐：（白）（笑臉逢迎地）小姐，你一向少出閨門，道路生疏，大街上人馬混雜，還是由我伴你去賞燈。

益春：（白）（覺得有理地）小姐，李姐路熟，有她相伴也好。

五娘：（白）也好，要從哪條街去？

李姐：（叩板）俺轉入察院衙，直落下東堤，行向開元前，轉過西街，看看七欉松，再到清水宮，游賞蓬萊境，出了大街。我做引路師，包你各社花燈都能看。

益春：（白）不要囉嗦，走了再說。

李姐：（白）來，隨我走。

五娘：（白）真是好元宵夜了。

李姐：
益春：（白）是，真好元宵。

五娘：
益春：（唱）幸逢太平年代，大街上，人山人海，處處盡都
李姐

歌舞開懷！（后台喝采聲）又見那邊廂，高打秋千，喜樂洋洋！

李姐：（白）小姐，那邊有人蕩秋千，多麼好看呀！

五娘：（白）我等可在此一觀。

（三人停住看秋千。）

后台：（唱）上元景，好風光，灯如花，月如鏡，人人欢唱
太平歌，高打秋千好快乐。蕩呀蕩，蕩着李婆，

李姐：（唱）蕩呀蕩，蕩着你祖婆。

后台：（唱）李婆，李婆！

李姐：（白）啐！

（后台歌声起，五娘、益春朝另一边看，李姐急随。）

后台：（白）花灯來了呀！

五娘

益春：（唱）看那大街小巷，百般花灯巧剪裁，千門万户，
李姐

一片光彩，紅男綠女，前去后來，人人打扮梳
妝，真是丰姿艷态。

后台：（白）看鰲山呀！

李姐：（白）我們在此看鰲山。

五娘

益春：（白）好，且在此一觀。

后台：（唱）高高山上一庙堂，姑嫂二人去燒香。嫂燒香，
求生男，姑燒香，配好郎，求生男呀求生男，
配好郎呀配好郎，哎囉乒乒乒！

李姐：（白）哎呀，丁丁当当！

后台：（白）哎呀，乒乒乒！

李姐：（白）啐！

五娘：（唱）鰲山上，巧安排，結灯棚，排綉彩。

李姐：（唱）鉄拐弄葫蘆。

益春：（唱）金爐戲劉海。

五娘：（唱）对此良辰美景，恰似置身蓬萊，置身蓬萊……

（陈三上。）

益春

李姐：（唱）俺隨小姐游賞开怀。

陈三：（唱）笙歌解人意，灯映柳枝斜，月色花影里，我停
步儿，觅新词，题此春宵百媚。（与五娘打个
照面）（白）啊！元宵好花灯，灯下好人物。
这一盏人物灯，十分好看。

李姐：（白）小姐，那一屏花灯，是什么故事？

五娘：（白）是嫦娥奔月。

李姐：（白）月在天上，嫦娥怎能奔得上去？

五娘：（白）这是传说，嫦娥偷食仙丹，因能奔上月宫。

陈三：（白）天上广寒宫冷，嫦娥应悔清寂，碧海青天，何
如人间？

益春：（白）小姐，这一屏，又是什么故事？

五娘：（白）是相如鼓琴。

李姐：（白）是什么“姑娘舅姪”？

益春：（白）李姐，你耳花了，相如是人名，在那筵上鼓
琴，你听到哪里去。

五娘：（白）汉，司马相如，既善作赋，又能鼓琴，是一位
才子。

陈三：（白）昔日相如，筵上鼓琴，卓文君在屏后窃听，知
音惜才，终于夤夜同奔。

李姐：（白）嘻，这位小后生，自言自语自得意。（向五
娘）小姐，他在说什么？

（五娘、益春不理，看灯。）

陈三：（白）这位小娘仔，精通许多典故，看来必是广读诗
书的才女。难得，难得！（无意坠扇，下）

李姐：（白）（忙拾起扇）哎哟！是把金篋扇，这是老身福
气！（取示五娘）小姐，你看！

五娘：（白）（接看，展开）啊！扇上还题有诗。

益春：（白）請小姐一念。

五娘：（念）海天漠漠水云橫，斗酒篇詩萬里情；
塵世紛爭名與利，何如仗劍客中行。

溫陵，陳伯卿題。

益春：（白）溫陵在何處？

五娘：（白）就是泉州。

李姐：（白）小姐，那邊有人來。

五娘：（白）李姐，扇拿去。

（李姐接過扇，陳三上。）

陳三：（白）請問一聲。

李姐：（白）請問什麼？

陳三：（白）請問列位大姐，剛才小生在此看燈，失落一把扇，列位可曾見到？

李姐：（白）你失落什麼扇，小姐，我們可沒有看見呀！

五娘：（白）李姐，扇是人家失落的，送還他吧。待回家去，另取一把給你。

李姐：（白）也罷，這是小姐要還他，與我李姐無干。（向陳三）來，我來問你，你扇上有詩還是無字？有字呀還是無詩？你說！

陳三：（白）扇上題有我伯卿名字。

李姐：（白）噫，誰人認得你的好名字？我對你說清楚，若非黃家五娘說情，就由你一夜找到天明。（將扇遞還）認清楚呀！

陳三：（白）（接扇）是是，這正是小生的扇，多承多感。

李姐：（白）噫，阿感，阿感，快快拿了去，少說閑話。

陳三：（白）（向五娘、益春）二位小娘仔，多承多感！若非二位為我說情，焉得討回此扇。二位小娘仔，請，

請了。（轉身，邊行邊念）疑從圖里見真真，何時再逢燈下人？（下）

五娘：（白）泉州山川靈秀，出有此等風雅人物！

李姐：（白）小姐，俺可往別處看燈。（與五娘、益春同下）

（林大、卓二上。）

林大：（唱）官家，官家子弟樂逍遙。

卓二：（唱）樂呀——樂逍遙！

林大：（唱）只望金屋藏亞嬌。

卓二：（唱）藏呀——藏亞嬌！

林大：（唱）尋花問柳風流事。

卓二：（唱）風呀——風流事。

林大：（唱）穿插花欄鬧元宵。

卓二：（唱）鬧呀——鬧元宵。

林大：（白）在下，林大。

卓二：（白）我叫卓二。

林大：（白）家居城南，世代為官；論田地鳥飛不過；論豪勢潮州第一；更加皇恩浩蕩，前年得中武舉，真是錦上添花。

卓二：（白）花上添錦！

林大：（白）錦上添花！

林大
卓二：（白）哈！哈！

卓二：（白）林兄，今夜元宵，一來看燈，二來看人，如有美女，不可錯過。

林大：（白）哈，老卓高見，正合我意，一同來走。

林大
卓二：（唱）俺大街上看燈看佳麗，相隨相伴笑嘻嘻！城中財勢稱第一，不怕天來不怕地。

（五娘、益春、李姐上，与林大相遇。）

李姐：（白）原來林大爺。

林大：（白）是，李姐你要往哪里？

李姐：（白）上街去看花灯。

林大：（白）李姐，你背后二位娘仔是何处人氏？

李姐：（白）这一位是城西黄九郎的千金五娘，俺潮州第一美人；那一位是她的侍婢益春。

益春：（白）（不满地）李姐，俺往别处去。

林大：（白）（同时地）果然名不虛傳！

卓二：（白）傳不虛名！

林大：（白）半途相逢，如何下手？

卓二：（白）林兄，邀她答歌，有針就好引綫。

林大：（白）好計！（二人赶上）李姐，俺潮州風俗，元宵看灯，男女相遇應該答歌。

李姐：（白）要答歌，待我問过。（向五娘）小姐，城南林举人，邀俺答歌。

五娘：（白）此人举止粗俗，誰要与他答歌。

李姐：（白）小姐不答便罢，但風俗如此，不然就由我同益春与他答罢。

五娘：（白）既然如此，益春，你同李姐去答几句，我在那边看灯。（益春点头）

李姐：（白）林大爺，要答歌就來呀！

林大：（白）來了，來了！

李姐：（白）林大爺，今夜是元宵，家家戶戶都点灯，先与你約定，答歌要灯字起，如无灯字就算輸。

林大：（白）好，答应你。

益春：（白）慢，再与你約定，我划此綫为界，誰的脚越界

也算輸。

林大：（白）我也答應，請先開頭。

李姐：（白）林大爺，請你開頭。

林大：（白）你先！

李姐：（白）你先！

卓二：（白）她既尊讓，俺就先開頭。

林大：（白）李姐呀，來來來。

林大、卓二：（唱）燈月照人上彩樓，俺來答歌意興高。

卓二：（唱）才子自應佳人配。

林大、卓二：（唱）致意請，要請娘仔來接歌頭。

李姐：（唱）燈光月色照四方，

益春：（唱）看你不是答歌郎，

李姐：（唱）自來蝴蝶憐花草，

益春：（唱）可笑你——恰似柳絮隨風狂。（林大腳越界）
啊，腳越界了。

林大：（白）哎喲，忘記了，莫怪莫怪！

李姐：（白）林大爺，不怪你。

林大：（白）好，再來！

李姐：（白）好，來。

林大：（唱）燈光低來月光高，

卓二：（唱）照你二人好粉頭，

林大：（唱）你孤單來我無伴，

卓二：（唱）十倍價錢討你來諧老。

林大：（唱）討你來諧老。

益春：（唱）燈呀燈，燈下有只金蒼蠅，頭戴紅纓一肚屎，
好似城南林舉人——林舉人。

林大：（唱）潑呀潑，潑婆娘。

益春：（白）停。

林大：（白）为什么？

益春：（白）与你約定，答歌要以灯字起，你无灯字就算輸，羞啊！羞啊！

五娘：（白）益春，这不象答歌，俺該回去了。

林大：（白）李姐，五娘豈曾許人？

五娘：（白）（催）李姐，閑話莫說，快走！（五娘、益春下，李姐向林大示意，說五娘未許人，跟下）

卓二：（白）林兄，此等美人，你中意嗎？

林大：（白）中意是中意，你豈有妙計？

卓二：（白）李姐做媒为生，常在黃家來往，平日又十分愛錢，林兄可用銀錢收買，叫她去黃家求親，以林兄財勢，姻緣自无不成之理。

林大：（白）真好妙計，正合我意。老卓同我回家飲酒。

（念）无意灯下遇美人，二八嬌娘乱我神。

卓二：（念）尽情暢飲宵夜酒，

林大：（念）預慶花燭同房春。

卓二

——幕下

第二場 納 聘

（幕啓，窗外鳥語花香，一片春色，五娘愉快地望望窗外。）

五娘：（唱）窗外春風，桃花滿樹紅，

早鶯吵園東，元宵灯火如夢。

（益春提束鮮花上，換去瓶上殘花。）

五娘：（白）益春，我一时想要題詩。

益春：（白）要題詩？待小婢來磨墨。（磨墨）

五娘：（題詩箋上，自吟咏）

（念）蘭闥回夢碧烟橫，千里月明千里情。

此地荔丹能醉客，何須風雨天涯行。

益春：（白）小姐你吟此詩，小婢似曾听过。

五娘：（白）此詩我方吟就，你从何处听过？

益春：（白）小姐不信，待我念來。

（念）海天漠漠水云橫，斗酒篇詩万里情。小姐，豈对？

五娘：（白）胡說，这与我吟的不同。

益春：（白）有何不同？

五娘：（白）你念的是別人扇上題的詩。

益春：（白）（俏皮地）喲，我明白了，小姐是在和他人扇上的詩。

五娘：（白）賤婢，也不怕隔牆有耳！

益春：（白）（学陈三，天真地）多承多感。請，請了！

（五娘作要打狀，益春嘻笑地走避。）

（这时一陣鼓乐声响，二人聞声詫异，趋向窗口探望。）

五娘：（白）益春，外面为何鼓乐声鳴，你出去看看。

（益春要下，恰遇李姐上。）

李姐：（白）（得意地手托首飾盒）榮華富貴都由命，金珠財宝結良緣。小姐，恭喜呀——賀喜！（向五娘施礼）

（五娘驚异地望着李姐。）

益春：（白）李姐你突然進入綉廳，与小姐道喜，喜从何來？

李姐：（白）（逢迎地，嘻笑着）小姐呀……

（五娘見狀，已猜着几分，耽心地听。）

李姐：（唱）告小姐容我訴起，把喜事細告知。只因为，林大爺，元宵灯下見玉貌，一心渴望結連理，門

風相對員外已應允，今朝吉日下聘儀。

五娘：（白）（驚）啊！……你是為林家到來下聘？

李姐：（白）聘禮就在廳上，員外已經收下了。

五娘：（白）爹爹將聘禮收下……

李姐：（白）是，員外安人，都喜欢萬分呀！

（五娘驚痛要昏倒，益春急扶住，李姐不明地呆立着。）

益春：（白）小姐，安定。

五娘：（白）苦呀！

（唱）晴空霹靂，使人心悲，爹娘為何錯主意，不願
女兒一生受虧。那林大他是个輕狂子，叫碧
琚，何甘與他配對！

（益春扶五娘坐，李姐不識時務地取金釵向五娘。）

李姐：（白）小姐，這是林家下聘的金釵，我與你插在頭
上。（要把金釵插在五娘頭上，被五娘一手打落）

五娘：（白）你難道不知林大是何等人物？故意前來說親，
是何道理？

李姐：（白）小姐！（拾金釵）（叩板）提起林大爺，身為
武舉好名聲，潮州豪富稱第一，諒必小姐你也知。今
日與你來結親，正是門當戶對，女貌男才。過門之
後，夫榮妻貴。小姐你，因何不愛？

益春：（白）（發怒地）呸！

（唱）罵一聲老狐狸，出言無狀惹人生氣。

你為貪小利，搬弄口舌。人家生死你不管，
還敢在小姐面前，亂說是非，你就亂說是非。

五娘：（唱）今日來送聘，屈害我一生一世。恨爹爹輕信花
言巧語，欠思忖，全不念親生女兒。

李姐：（白）小姐，今日這門親事，是你兩家情愿，與我李

姐无干！

益春：（白）媒人精，滿口花言巧語，还說与你无干？

李姐：（白）什么花言巧語，俗語說：父母有命，儿女要听。小姐若不順从此親，就是忤逆不孝！

五娘：（白）益春，把她赶出去！

益春：（白）（推李姐）听見么？快出去！

李姐：（白）（声張）哎哟！打人呀！

（九郎、欧氏上。）

九郎：（白）益春，不得无礼，快些下去！

（益春气愤地下。）

九郎：媒姨，小婢无礼，多多得罪了，看在老夫面上，勿与計較。

李姐：（白）不敢，不敢。

欧氏：（白）媒姨，請到廳上用酒飯。

李姐：（白）不用客气，时候不早，李姐告辞了。

九郎：（白）如此，不敢强留，親家面前，好話多說。

李姐：（白）員外，这个自然。（下）

五娘：（白）爹娘万福。

欧氏：（白）我儿免礼。

九郎：（白）你是名門千金，就該曉得礼仪，何故赶逐媒姨，親家面前如何說得过去！

（五娘憂思无言。）

欧氏：（白）女儿，今天送聘，是你大喜之日，为何愁眉不展？

五娘：（白）母親，可恨李姐无礼，胡言乱語，惹女儿生气。

九郎：（白）李姐为何惹气我儿？

五娘：（白）爹爹，女儿不喜欢她來提親。

九郎：（白）这是何故？

五娘：（白）爹娘容稟：

（唱）念爹娘无男儿，碧瑯无兄弟，双親年迈，靠誰服侍。因此上，儿不忍，來分离，愿隨膝下奉甘旨。

九郎：（白）你难道是痴呆，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有女儿終身服侍父母之礼？且喜今日攀上这門好姻親，選擇这样好女婿，儿你有此一片孝心，日后也可福蔭父母。

五娘：（白）爹爹若是疼爱儿，就千万别应允这門親事！

九郎：（白）啊！

欧氏：（白）儿呀！做父母者，都是为你打算。

五娘：（白）爹娘呀！

（唱）拜上爹娘，听儿訴起，女儿年輕，想女儿年輕，訂婚之事，还是暫緩几时。

九郎：（唱）叫女儿莫执意，待为父說你知，
林大身为武举，况又是相門后裔，
好門風——兼上家財巨富田千頃，那容失了良机。

欧氏：（白）女儿，你还是……

五娘：（白）母親呀，林家子弟为人粗鄙……

九郎：（白）深閨女儿，不得胡言。

（五娘无言哀泣，直奔進房。）

欧氏：（白）（不忍地急要追問）女儿，女儿。員外，女儿說道，林大为人粗鄙，此言可真？

九郎：（白）都是你平时家教不嚴，才养这样好女儿。（又想轉來）唉，嬌养慣了，一时任性，以后自能回心轉意。廳上親朋諒已到齐，我該出去照应一番。（下）

——幕下